

那边的人都很不理解说“你都三十七岁一大把年纪了，在这边都可以招研究生了，又跑到北京去读研究生。”

ME：从学生变成老师，适应吗？

卓凡：这个转变很有意思，很多东西都在改变，比如说当老师的时候进入课堂，你的眼光是先扫视一下课堂，看看学生都来齐了吗，看看大家雕塑做得怎么样，除了备课的教学内容之外，再根据课堂情况做一些调整，从理论和实践上给予学生们一些指导，这是当老师的状态。到这边做回学生就不一样了，你眼光扫一圈之后，要回到自己座位上，得想想你自己的东西怎么做，别人做得怎么样你还不能妄加评定，你是同班同学。

ME：你是不是忍不住想指手划脚？

卓凡：没有指手划脚，也不能哗啦啦说一通，被别人用锤子打回来怎么办？当时还是有那种失落感，因为之前是站在讲台上驾驭这个空间的人，可以跟学生谈艺术风格，艺术理想。

ME：那你心态是怎么调整过来的？

卓凡：我当时调整好心态也是得益于一个故事，我外公和我母亲是学中医的，他们给我讲过一个故事：清中期有个名医叫叶天士，在江南杭州一带行医，医术高明，曾有一位肺癆病人命在旦夕，他认为无法救治了让他家人准备寿材，可一年后又见到了这个人，原来是一位隐居和尚开了一剂药把他治好了。叶天士回去以后就把自己的牌子摘了，第二天便上山向和尚求学。他隐姓埋名，从小学徒做起，挑水担柴，劳动之余就精研学问。过了几年下山之前，老和尚就问他“你肯定不是普通人”，因为他开的药方、言谈举止都不一般。他才告诉老和尚自己是叶天士，他说“我当时看死的一个病人被你看活了，所以我要放下所有东西来重新学习”。这个故事特别鼓励我。还有，就是那年刘欢有首歌叫重头再来，我也只不过一切重头再来嘛！

ME：中央美院给你带来哪些影响？

卓凡：我从进修到读研在那里当学生就当了一年。中央美院改写了我的后半生重新写过。以前在书本上看到的高高在上的、有光环的、肃然起敬的人，就在我身边，变成了我的老师，后来留校任教之后，就变成我的同事。曾经遥不可及的大艺术家就在我身边，我能直接感受他们的艺术修养和学术高度，感受他们是怎么去做艺术的，怎么去看待和理解人生的，这个影响太大了。

艺术情怀 观照现实生活

远去的历史人物达·芬奇成为对他影响最大的人之一，他也效仿达·芬奇做了很多装置作品。在他看来，艺术家不为挣钱，只为梦想能够观照社会和人们的现实生活。

ME：在艺术上，谁对你的影响最大？

卓凡：从历史上来说，是达·芬奇。他从油画跨到科学乃至他对生活的认识，对我的影响都很大。

ME：达·芬奇给了你什么密码？

卓凡：我们过去一直以为达·芬奇只是一个艺术家，从来都不知道他其实也是一个科学家，后来走了几个博物馆，才发现了大量达·芬奇的手稿，人家根据他的手稿制作出来很多东西，他自己也做模型，挖掘机、永动机、汽车、飞翔器他都做，他也做天井壁画，做《最后的审判》，画《蒙拉丽莎》。我从西方的文化结构里头发现，艺术家不应该是狭义的，他应该也是一个社会责任的承担者，这种承担可能是推进技术或者为科技提供某种暗示和预言，这个预言艺术家可能实现不了，他可能会发问，最终由别人去实现。或者是一种社会批评，像《蒙拉丽莎的微笑》，其实不在于油画多高明，而在于他把美归到人性上了，之前美一直只在宗教里，只在圣母的脸上出现，他让这个美出现在一个普通人的脸上，这种光辉是对整个文化的批判，所以他一直站在文艺复兴的浪尖上。而他那些机械的设计其实是一个预言，人们可能通过机械提高效率，他的每一件作品又都是艺术品，很棒。



ME：您对达芬奇的崇拜是不是因为他集合了你的两个理想，一个是小时候科学家的理想，一个是长大后艺术家的理想？

卓凡：是的，我现在也做一些机械装置类作品，从他那里能够借鉴一些思维。

ME：那当下身边对你影响最大的人是谁？

卓凡：是研究生时期的导师徐建国，他在当代雕塑领域应该是排第一位的。在进修的时候，他不是教我的老师，他是我隔壁班的老师，我拿我的创作在走廊上把他拦下来，他就站在走廊里跟我讲了两个小时，他对一个热爱艺术的人不会不遗余力地跟你交流，不是站在教育者的角度教你，而是站在同一高度上跟你一起想办法，他不会给你结果，而是提出问题和困难，让你身体力行地去做，因为艺术不是想出来的。后来我考研，第一年没考上很沮丧，他跟我说了三句话：第一句不管你考没考这个研，你都是我的研究生了；第二句是考研要过英语，学英语是沟通工具，出国、读外文资料你都得学；第三句话说学艺术、做艺术是你一辈子的事，考不考研你都得做艺术，不然你还能做什么。

ME：老师和艺术家，您觉得哪个是第一身份？

卓凡：我以前所在的福建师大要求你首先是个艺术教师，而不是艺术家，而中央美院崇尚的是艺术家。广军老师是我们学校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，版画做得非常棒，他是对中国的版画起到里程碑意义的一个人。他会拿着脸盆看学生踢足球在那里敲脸盆，拿床单出来写上美院名字当旗子，这是艺术家，如果是拿着点名册站在课堂上谁迟到了扣5分，这是老师。特别是教务处的，不关心学生的艺术才华怎么去开发和展现，天天就关心你迟到了没。我们中央美院有的老师上课进教室门就问，怎么没有音乐，没有音乐怎么能做雕塑，教务处主任过来就说你们上课听音乐，你们还要上课吗！当艺术家是特别自由、特别开心的事，如果把老师和艺术家很好的结合起来，当然会很好。

ME：作为艺术家，你的作品参加了很多展览，给大家带来了什么？

卓凡：我毕业到现在5年了，我的作品在展厅给大家带来的应该是一种惊异感，有机械、互动介入到雕塑，雕塑变成一个活动装置的时候，使观者能够参与其中，没有参与的作品是没有完成的。《会呼吸的汽车》参加了07年车展，车窗部分装的是硅胶膜，里面装了两个漩涡气泵，让人们感觉这个汽车是在疲倦的喘息。大众汽车的副总裁罗凯福说这是很棒的一个汽车，他跟媒体开玩笑说，我给大家透露一个秘密：这是我们明年新款汽车的模型。

ME：作为老师，你对学生有什么期望？

卓凡：我希望学生能够成为很出色的艺术家或设计师，能打破陈规和权威，才华横溢、桀骜不驯。而不应该是古板的人，哪怕挣很多，我们也会失望的。一个民族如果是艺术家在挣钱是多可怕的事？这个社会需要一些有梦想的人，把挣钱的事交给商人，把梦想交给艺术家。